



上，人从“创造价值的核心资产”变成了“有待优化的成本”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，65%的美国人在工作中完全不用AI。对这些人来说，AI不是改变世界的魔法，是让他们睡不着的阴影。

AI最先冲击的是普通人够得着的岗位。MIT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指出，AI最容易替代文员、初级分析师、基础程序员、翻译、法务助理、客服这类标准化工作——这些恰恰是中产和白领立足的地方。世界经济论坛预计，全球可能有多达9200万个传统岗位消失。中产空心化、两头大中间小的“哑铃型”社会结构，正从学术讨论走向现实。

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警告，未来数年发达经济体将有60%的岗位受AI影响，全球范围内约为40%。麦肯锡估计，美国低收入劳动者因自动化面临岗位转换的可能性，约为最高收入群体的14倍。

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得更直白：AI正以极快速度把财富聚集到极少数人手里，相关上市公司市值几千亿上万亿元，但这些财富不会自然流到普通人那里；普通人既难获得新岗位，也难从分配机制里受益。

收入差距拉大，不只是账本上的数字，还会变成下一代的

机会差距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2026年CF40报告会上提醒，技能分化和数字鸿沟可能让阶层流动受阻——

“要不你有平台，要不你有技能，否则新技术发展可能对你不是特别有利。”当财富开始代际传递，AI红利分配的不平衡，就不再只是这一代人的事。

各国监管开始动手

财富的高度集中，使监管随之收紧。过去两年，全球反垄断的矛头几乎一致指向数字巨头。

欧盟下手最狠。2024年3月《数字市场法》生效，2025年4月就开出第一批罚单：苹果5亿欧元、Meta 2亿欧元。同年9月，谷歌因为在在线广告技术市场滥用支配地位、偏袒自己，被罚29.5亿欧元；2026年7月，又因违反《数字市场法》被罚8.9亿欧元。意大利也罚了苹果近亿欧元。欧盟还在评估亚马逊、微软的云服务算不算“守门人”，苹果干脆起诉要求废除这部法律。白宫把这些罚款叫“新型经济勒索”，美欧为此吵到现在。

美国的态度更为复杂。对内，司法部诉谷歌搜索垄断案于2024年8月胜诉，法院认定谷歌构成垄断；2025年9月公布的补救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

搜索数据与结果，但未采纳拆分Chrome的动议。2026年9月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联合22个州起诉亚马逊，指控其自2019年以来系统性超额收取广告主超过200亿美元。对外，特朗普政府一边以关税施压欧盟“松绑”，一边强调维护美国AI的全球领先地位。有分析将其概括为“对外松绑、对内加压”。

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认定苹果、谷歌具有“战略市场地位”，2026年6月建议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替代支付系统，直接冲击两大应用商店沿用近二十年的抽成模式。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提出“公民红利”设想，认为AI带动的半导体景气周期将新增约120万亿韩元税源，这部分收益应回馈全体国民。

中国于2021年对阿里巴巴开出182.28亿元反垄断罚单，近年来监管思路更强调“发展与安全并重”，国务院2026年5月印发的《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》明确提出，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，扩大数据标注员、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新工种需求，帮助劳动者尽可能稳在企业。

更狠的方案也摆上了台面。美国参议员桑德斯提议，对年销售额超2亿美元的大型AI公司一次性征收50%的股权，建一个约7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